

承諾的分量

雲 德

承諾，是人類社會最古老而莊重的道德契約，是維繫人際信任的無形紐帶。它不單是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更是一份責任擔當的肇始。從老子的「輕諾必寡信」到現代社會的契約精神，承諾的履行與背棄，始終是衡量人格與社風的一個重要標尺。

毋庸諱言，現實生活中各種屢見不鮮的輕諾現象，業已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比如公共領域，從學術造假到數據注水，言而無信的毀諾行徑日益蠶食著民眾的信任度，令社會協作成本急遽攀升。商貿領域，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虛假廣告誤導消費，合同違約習以為常。社會交往中，隨口答應當作社交潤滑劑，過後就忘變得順理成章，承諾的廉價化導致人際間普遍的契約危機。如果放任輕諾變常態、失信成慣性，人們無法不質問：在信息爆炸、節奏加速的當下，承諾是否還具有道德約束力？踐諾是否還是文明存續的必要前提？

回望人類進化的歷史，踐諾作為一項嚴肅的道德義務，歷來都是東西方文明共有的傳統。孔老夫子提出「言必信，行必果」的信條，《禮記》強調「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孟子進一步把「朋友有信」定為人倫五常，均把守信看作為人之為人的基本維度，視為比金玉更為珍貴的道德圭臬。在西方倫理譜系中，羅斯所謂「初始義務論」也將誠信列為六種初始義務之一。

事實上，許多歷史掌故早已為承諾之重作出過涇渭分明的結論。當初，商鞅徙木立信，以五十金兌現看似兒戲的諾言，向全民發出了

變法誠信的契約，由此奠定了秦國崛起的基礎。秦末漢初，楚人季布以俠義聞名，其「一諾千金」的品格不僅成就了個人聲譽，換來他人甘冒滅族風險將其藏匿，且奔走千里為之說情，當賞罰與信譽尖銳衝突時，承諾的道德力量甚至超越了皇權的威懾，在生死關頭挽救了自己的性命。《莊子》中尾生為踐諾抱柱而亡，雖被譏為迂腐，卻以生命詮釋了誠信的至高無上。而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把軍國大事當兒戲，其失信之咎不僅說明他品行低劣，更是對政治信任體系的毀滅性破壞，最終釀成身滅國亡的悲劇。所有這些，都在揭示一個淺顯道理：許諾或在一瞬，踐約卻需永遠！漫長的時間跨越，要求承諾者必須具備足夠的遠見與自制能力，確保不管當初動機如何、事後有無兌現資本，踐約的義務都必須嚴格恪守。

老子早就斷言：「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輕易許諾者，或因對困難估計不足，或將承諾視為一種無需成本的討好姿態；或把說大話佔便宜變成社會運行的潛規則，承諾的工具性壓倒了它應有的道義。更有一些人為了面子和晉升，盲目提出宏大目標，卻從不考慮能否實現，這種善其言卻不善其果的投機行為，無異於誠信體系的釜底抽薪，最終只能以失信收場。

承諾承載著人世間的託付與期待，滿足著人們對安全感和可控感的迫切需求，一旦承諾貶值，必然轉化為妨礙社會公義的信任赤字。中國古代那位向宋太宗承諾「寺院成，願焚身以報」的江東和尚，事後雖再三逃避，仍被押

上火堆；濟陰賈人落水獲救後吝於兌賞，再遇船難時無人搭救，最終溺亡於滔滔江水。當下，從言之鑿鑿的「假一賠十」轉眼詭辯為「團隊失誤」，到被法院處以「限高令」的失信人依然面無愧色偷乘飛機，再到「職業背債人」出賣個人信用來獲利等等，這些近乎寓言的殘酷事實充分說明，信用是社會和人生最昂貴的抵押品，一旦透支，很難再有贖回的餘地。

如何在輕諾寡信的迷局中重鑄承諾的神聖？不僅需要個體的道德自覺，更需要制度的剛性約束。

首先，社會要以法治守護信用。商鞅立木為信的成功，不僅在於道德示範，更在於制度保障。當代社會需建立健全包括企業信用檔案和個人徵信系統在內的社會信用體系，將守信激勵與失信懲戒結合起來，提高違約成本，推動承諾從道德倡導變為制度規範。最高法院公布的數據顯示，自二〇一三年實施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制度以來，截至二〇二五年六月，累計有一千七百一十萬人次迫於懲戒壓力履行義務，足見制度護佑的未來依然任重而道遠。其次，要以教育涵養誠信。曾子不給妻子哄兒戲言找藉口，堅持殺豬以立信，表明誠信教育當從家庭抓起、從童年做起。承諾倫理當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通過經典誦讀、案例教學和實踐養成，使言必信、行必果變為文化自覺，在全社會營造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良好論氛圍。三要增強公民的踐諾意識。「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真正的重諾意識當視承

諾為生命，即使犧牲眼前利益亦在所不惜，這既是對受諾者的尊重，也是自我人格的恪守。

處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面對每一個需要承諾的時刻，任何人都務必牢記，所有承諾的重量，不在言語的華麗，而在履行的決心；呈現社會的溫暖，不在於物質的豐裕，而在信任的維繫。只有將承諾視為道德的絕對律令，以行動捍衛信用的無上尊嚴，我們才能重建一諾千金的精神家園，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諾不輕許、許則必踐的時代風尚，成為社會最亮麗的道德標桿。



▲北京玉淵潭公園盛開的櫻花。 新華社

杏花消息



人與事 姚文冬

頗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意韻。

我家的杏樹，當時是全村唯一。每年四月初，原本鉛筆畫似的灰暗樹冠，彷彿被小孩子塗了水彩，着了一層淡粉。記得那日中午回家，抬頭便見一樹花開，倏然間，心裏亦如爆開一簇煙花。真神奇，昨天還沒動靜呢！灶屋裏分明飄出蒸餃的香氣，果然有好消息，母親低聲說：那個媒人又來了，我想留她吃飯。我記下了那個日子：四月八日。杏花、暖陽，好事近，還有比這更愜意的春天嗎？

以後多年，無論我在哪裏生活，只要到了這個日子，我就知道家裏的杏花要開了。

對這棵杏樹的最後記憶，也像一幅畫——眼看漸入盛夏，杏早熟過去了，但最高的枝頭仍掛着一顆，黃澄澄，宛若一輪小太陽。它長得太高了，兩根竹竿綁在一起也夠不着。第二年，這棵樹沒再開花，竟是枯死了。什麼原因？說不清，或許，它只是太老了。那顆晚熟又遲遲不肯墜落的杏，是在對這個家表達最後的留戀麼？後來，我經常做同一個夢，夢見它掉進我的手心。

記不清哪年，父親又嫁接了一棵杏樹。去年摘杏，他說這樹也快二十年了。我一驚，以為它

還很年輕，居然也快二十年了？樹也像人，轉眼一代。

這些年，我忙忙碌碌，卻從沒心思去想，其實每年看到的杏花，都不是原來的杏花。麥子快熟時，杏先熟了，這時，父親會給我打電話，快來摘杏吧，再不摘就爛掉了。聽語氣，這一樹杏竟成了父親的負擔——眼看熟透的杏兩點般掉到地上，摔成果泥，他心疼。後來知道，我這樣想快隘了，父親叫我回家摘杏，其實是想多一個喚兒回家的理由——不年不節，他用什麼由頭讓我回家呢？無緣無故讓我回家，只能平添我的擔心和疑心。是有一次母親說漏了嘴，我才知道——原來，杏熟時節，她每天催促父親快打電話，父親卻總是先到樹下看看，說再等等，再等等。他是想讓我來時，吃到的杏又甜又軟，熟得剛剛好。

可就在前幾天，父親的電話提前了。他說：「杏花開了，你回來嗎？」

我一愣神，驟然想起古人那句「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父親這麼浪漫，約我回家賞杏花？當然不是。很快，我明白了原由——去年三月底回家，發現杏樹枝頭，空餘鶯枯的花痕，我連連嘆息，來晚了，我來晚了。這些年，隨着氣候變化，杏樹的花期逐年前移，卻沒成想會提前這麼多天。顯然，父親記住了我當時的失落。不是父親變得浪漫了，他只是從沒失去自小到大對我的那份在乎。我自然要回去。我既不想錯過今年的花期，更不想錯過杏花茂盛時，和父親一起站在樹下。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又到人間四月天，春風不度波斯灣。

美以伊戰爭已經打了一個月，戰事到了關鍵時刻。特朗普速戰速決的戰略未奏效，再出新招，一手開列十五點條件要和伊朗談判，另一手調兵遣將準備展開地面進攻。筆者留意到近日有兩則信息，或對這場戰爭的結局有所啟示。一則是外電報道，英國首相斯塔默暗示不會迫於特朗普的施壓而屈服。「我個人認為，很多說的和做的都是為了給我施壓，想讓我改變主意，但我不會這麼做。」斯塔默在接受播客節目主持人訪問時，對特朗普最近的批評作出回應，「至於伊朗戰爭，我說過我們不會被捲入其中，因為我認為那不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這是特朗普上台後，繼關稅問題、格陵蘭島主權問題之後，英美之間再次出現嚴重分歧。

英美曾經是擁有「特殊關係」的兩兄弟。「九一一」之後，小布什大搞單邊主義，於二〇〇一年和二〇〇三年分別揮師攻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當時的英國首相理雅二話不說，立即派英軍配合美軍作戰。儘管後來被揭露，美國國務卿用來指控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其實是一包洗衣粉，但已經卸任的貝理雅竟然堅稱，如果再來一次，他還是會支持美國出兵。

而今時移勢易，這一次，與貝理雅同屬工黨的斯塔默卻對特朗普說不。作為英國領導人，他很清楚英倫三島的國力今非昔比，也不可能不知道英國和伊朗的歷史恩怨有一匹布那麼長，介入這場戰爭不符合英國利益。

曾經在貝理雅當政時代出任英國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伊朗科主管的伊朗歷史專家阿克西沃西（Michael Axworthy），在二〇一七年所著《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Iran: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二〇二一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一書中，介紹伊朗二千五百年歷史、文化、宗教，以及近代兩百多年以來屢遭外敵欺侮的民族創傷，包括十九世紀初被沙俄打敗，被迫簽署喪權辱國的條約，割地賠款；二十世紀初，俄英瓜分伊朗的勢力範圍，英國逐步實現對伊朗石油的控制，掠奪伊朗的財富；一九四一年英國和蘇聯佔領伊朗；一九五一年首相摩薩台宣布將石油企業國有化，搬動英國人的奶酪，美國CIA與英國MI6聯手策劃伊朗政變，於一九五三年推翻摩薩台，此舉導致巴列維王朝長達二十六年的威權統治，並被視為釀成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反美情緒的根源。當然還有八十年代導致數十萬人死亡的兩伊戰爭。

春風不度波斯灣

歷史告訴英國人，伊朗人不相信眼淚。斯塔默拒絕支持特朗普攻打伊朗，是明智的選擇，特朗普無可奈何，只能對斯

thy），在二〇一七年所著《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Iran: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二〇二一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一書中，介紹伊朗二千五百年歷史、文化、宗教，以及近代兩百多年以來屢遭外敵欺侮的民族創傷，包括十九世紀初被沙俄打敗，被迫簽署喪權辱國的條約，割地賠款；二十世紀初，俄英瓜分伊朗的勢力範圍，英國逐步實現對伊朗石油的控制，掠奪伊朗的財富；一九四一年英國和蘇聯佔領伊朗；一九五一年首相摩薩台宣布將石油企業國有化，搬動英國人的奶酪，美國CIA與英國MI6聯手策劃伊朗政變，於一九五三年推翻摩薩台，此舉導致巴列維王朝長達二十六年的威權統治，並被視為釀成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反美情緒的根源。當然還有八十年代導致數十萬人死亡的兩伊戰爭。

歷史告訴英國人，伊朗人不相信眼淚。斯塔默拒絕支持特朗普攻打伊朗，是明智的選擇，特朗普無可奈何，只能對斯



塔默「嘿嘿」嘲笑幾聲，美英兩國的特殊關係似乎已經走到盡頭。至於北約其他成員國，更無一依「集體防禦」條款，加入或支援美國攻擊伊朗。

另一個信息來自視頻。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接受訪問時認為，美國攻打伊朗必敗，理由有三：一是伊朗是一個有九千多萬人口，面積相當於西歐的大國；二是地形非常嚴峻；三是伊朗的民族主義。

他認為，即使美國派地面部隊攻進伊朗，建立存在，但會激起反抗，最終也會像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樣被趕走。米爾斯海默指出，那些認為美國攻進伊朗之後，透過搞社會工程可以建立一個親美親以色列政權、對美國唯命是從的想法，簡直是「極端妄想」（delusional in the extreme）。他說，歷史的紀錄清楚表明這類冒險行動的結局都是災難。

今年七十八歲的米爾斯海默是芝加哥大學教授，也是一名網紅，二〇一五年六月在一次YouTube超過一小時的演講，創下逾兩千萬次的閱覽紀錄，當時他預言俄羅斯一定會對烏克蘭動手。兩年前他又表示，烏克蘭注定失敗，解決俄烏衝突的唯一辦法是美國停止資助、美烏戰略紐帶破裂，烏克蘭變成中立國並放棄成為北約成員。早在二〇〇三年小布什攻打伊拉克之前，米爾斯海默表示強烈反對，但於事無補。現在，他預言美國攻打伊朗必敗，但又說特朗普不是好戰之人，大家不妨走着瞧。

人間四月天，到處充滿生機和希望，可是在波斯灣只有不幸和不確定性。以上兩條信息都對美國不利，特朗普何去何從，料很快揭盅。

▲邁克爾·阿克西沃西著《伊朗：被低估的文明與未完成的變革》書封。

數字面具下的自我博弈



如是我見 邱婷婷

歲月不饒人，這是自然界的鐵律。從奧維德的《變形記》到王羲之的「俯仰之間，已為陳跡」，人類始終在與時間的流逝進行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對於女性而言，這種焦慮尤為具體：青春的容顏如朝露般易逝，而智慧與清醒的沉澱往往滯後於外貌的衰敗。面對年輕一代的盛放，曾經的「絕代風華」能否做到「也無風雨也無晴」？這不僅是心態的考驗，更是哲學的命題。

在當下，修圖已不再僅僅是一種技術操作，它演變成了一種現代人的生存隱喻。修圖，本質上是一種對「擬像」的構建。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曾提出「擬像」理論，指出在後現代社會，符號和影像往往取代了真實，甚至比真實更真實。許多女性沉迷於修圖，實際上是在創造一個比肉身更完美的「超真實」自我。她們在數

字空間裏抹去皺紋、提拉眼角，這種「入戲太深」的行為，實則是一種對肉體凡胎的背叛。當一個人日復一日地凝視那個被算法美化過的自己，並逐漸將其認同為「真正的我」時，她便陷入了柏拉圖所說的「洞穴寓言」——把牆上的影子當成了實體，而忽略了身後真實的陽光。然而，我們也不能完全否定修圖的社會學意義。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修圖是現代人的一種「印象管理」。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認為，人生就是一個大舞台，每個人都在進行表演。朋友圈裏的精修圖，不過是這場演出中精心設計的「前台」形象。這種「數字化妝」並非單純的虛偽，它包含著一種對他人的禮貌和對美好的嚮往。

正如奧斯卡·王爾德所言：「只有淺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在視覺文化主導

的今天，展示一個更完美的形象，既是對自我價值的某種確認，也是為社交網絡提供一種審美愉悅。這種「悅人悅己」的心理機制，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合理性背後

的巨大代價。這種代價不是金錢，而是時間——這一人類最稀缺的資源。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探討了「向死而生」的概念，強調時間的有限性。當我們花費數小時去修飾一張照片，試圖在像素中留住青春時，真實的生命體驗卻在指縫間悄然流逝。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悲劇：為了留住「青春的幻象」，我們犧牲了「當下的真實」。

真正的反擊，不應是向歲月宣戰，而是與歲月和解。有名人曾說：「青春是美妙的，揮霍青春就是犯罪。」但揮霍青春不僅僅指享

樂，也包括了將寶貴的生命能量消耗在虛幻的修飾上。歲月雖然在眼角刻下了皺紋，但也應賦予靈魂以深度。如果一位女性僅僅依靠濾鏡來維持自信，那麼這種自信是脆弱的，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

真正的智慧，在於看破「色相」的虛妄。正如《金剛經》所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修圖可以作為一種偶爾的娛樂，一種數字時代的「塗脂抹粉」，但若將其視為對抗歲月的唯一武器，則未免顯得蒼白。

因此，與其修圖軟件中苦苦追尋那個不存在的「完美自我」，不如在現實生活中修煉一顆「不動心」。青春的美麗是上帝賜予的禮物，而老去時的優雅與智慧，才是自己雕刻的殘章。唯有接受真實的自己，接受時間的殘酷與饋贈，我們才能在數字面具之下，活出生命的質感與重量。